

蕭彥

現在最趨时髦的風行一時的，可算是錢行民主的政治了。要像傀儡戲式的民主倒還容易，要實踐真正價值的民主可就難了。小民無知，多時一變，一變的統治，已是把人民弄得麻木而硬化了。不過是鄉中幾個窮鄉有力的紳士之所指點，不說還好，提起來就可一文不值了。隨着，金銀鐵的民主招搖，是抖擻而皇哉，足够使人目眩而眼花，眩惑如紙糊的紙牌起來，舊民主的終點，可隔時遙而遠哉。換言之，如此細而重且無效地一意推行，民主的國民，民能出民，民能出民，民能與錢，不用勸利欺人，只叫人好好地來下苦奮鬥的工夫。

魯迅先生說得好，他說：「游泳池如果讓人好好地來下池，便有學習的機會。雖然，次場式的閉塞，挫折，阻礙在所不免，可是經過了多次的實驗與學習，總可以將游泳技術弄得熟識的。設若是，將游泳池，大門永遠閉住，那此也不想游泳，也永遠不會游泳，你要怪他不來游泳，你查麼不把游泳池的大門啓到呢？」這樣說來，那就可大徹

浪魂

——一隻翩然南去的燕子

我是如何地懷念着你阿！——一隻翩然而去的燕子。

當月色替你灑上了皎潔的銀輝，晚風掠開了你的秀髮如雲鬟。蓬鬆地被披在我雙肩的肩上的時候，你明眸茫然地凝視着我，再一度地，你以快慰的明明從迷濛漫化在茫茫的花叢里，彼此底祖國底野野，悄悄地，你俯首低嘆了！

這時候，我正被一個翩翩，悲壯的夢幻所攔住。薔薇的氣息輕微地叩打我底心扉，你使我痛苦地低下頭，你使玫瑰的，晶瑩的淚珠在你蒼白瘦削的黃細頸旁，而終於在我黑色彩裙那邊沒了。

「啊，痛，難道你又了嗎？我愛憐着溫柔的撫摩着你光滑的頭髮，隱隱地說起你煙燻着眼淚的過去。」

「爲了誰去？」你嘆息了！不再說一句話。

渺茫的幾縷愁怨在午夜幽獨裡遙曳而過了；夜鳥亂鳴地，尖銳地呼嘯着；快快地翻滾了沉寂；而我們的清幽，竟脫離了芳草，花和夜來香幽昧地嗎？

一隻翩然而去的燕子

啊私語！悄然流過粼粼的淡波，向微微岸的祖國而消逝了！揚柳的楊柳無言地低下頭，垂下來，嫩綠色的枝頭顫着，草在厚野下不知名的，在天涯游動，酣睡了的，夜色正像，種春雨之色，盡歡愉地促迫在我門底心弦落着。

「爲了誰去呵！現在——」在一陣驚慌中沉默，苦惱的聲音沉重地墮了。這便使你身上起了一陣痲痺。是的，我們所會過的歲月，爲了誰去我們所曾懷恨的年月，爲了誰去！同時，就爲了這明了要爭取黎明的來到，命運竟給予了我們殘酷的障礙，無情的分離！……現在，我是要不下

我們必須付諸苦痛的代價呵！我再度地低下頭，動盪着你說：

江水，澎湃到地獄，出驚寒，統制了整劃地獄。夜色若滾地在我底面而颯颯着，這使我對劉於旅底生乎感慨呢！

「我曾想想起你悠悵地大連天的家鄉嗎？」雖然我知道這能使你底傷傷隱隱作痛；但我問你了！

「呵！血的記憶呵！一撇流往眼淚，以憶恨的憤然的心情，你這樣地說了。」

難道你沒有惋惜那愛的貝殼，在南國的沙灘上嗎？

「不！不！只有恨，只有恨！」月光清晰地刻出你流動的輪廓，使你底面而感觸異常地柔順，你能否想像到一個海上的一月夜，嗎？沈淪暗了，憤怒了，在咆哮着白鯨似的銀輝的海面上。自從日寇的鉄蹄悍然奔馳在太平洋之上之勢呵！

「我說錯了，毛病，只有恨，只有恨呵！」

柳鳳儀

人類語言是以符號表示意義的部分或手段。在動物之中，知識與活動的程度是不分的，是直感的語言。所謂直感，似乎是未會分化的心理。比較幼稚粗簡的表現。但大體上可以說動物的語言是一種呼叫的聲音。這一種呼聲表示危險，親慈，又一種呼聲表示有食物。一聲呼叫，即一簡單符號，表示部份或全部的意義。

小可

劉玉龍上丁，一年有餘的闊別。
幾幾天，市上開張大席，警察巡邏小販，馬路打掃得分外清潔，
還很巧妙地舉行了一個大掃除，民衆的義務勞動算得很徹底，市容的
觀瞻，不會有碍，而老市們也有了新的神韻，皆大歡喜。
本來政治經濟既發展，日幾給了市民白米八萬，地租實係你一個，候在侍
原，不該全爲準備戰石，石會幾何時，在公文辦一，到耕作還是墾溝
原是古規則，然而往來中一日氣漲掉了多少，紋紋也說，老虎已翻道邊，
佃要裝模作樣，有何別？到了知道今還不會免過，雲子也就飛集，到底度
言？去年近這時候，劉大前月巡按六個，有下落。古人一佃民以
主地也來過一試，一開了，問問他們，原籍，佃民已不識事文明，
口問，只苦了市上貧人，在馬路清潔之餘，
人，在馬路清潔之餘，
接濟了市上窮年。
末了，却墮下了一個案，「八萬石白米到
底落在哪裏？」這幾天
奇異也一聲不響，那
才奇怪。
然而，今天劉玉龍
又去了。
(十月廿二日)

：它，在你的背下開花，在我的背上開花；在所有窮困的人們的背下開花！

我，因為風不起唐人，而且這幾天來，因為孩子的嬌身體不健康，逼孩子乏人照料，有奇，上課時鐘聲響了，走不開，而課文不脫本，在這種進退兩難的無可奈何的情境之下，便只好將孩子一起拖課去了。有時，我一邊教書，一邊讓孩子在教室中踴躍地讀着甚麼，會說甚麼，讓孩子們在講椅上，有聲氣，乖巧的孩子坐在講椅上，也常常打成讀書教科書要讀，真寧靜而跟爸爸的光而得意地笑自己也是笑着，而各人得意印各有其不同的笑是笑，而我自己的傑作：學生天真有趣；而我的笑呢。卻有羞慚苦笑。

二、年前，我上放鄉的一間小學事，老師常常在上課時帶着他的幼兒兒，如今也是一間小學教了。

台面上又重地講書着，一任他的幼兒臉紅七書八，活潑于他的父親，弄得大家都覺得有趣而好笑，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頭之中，真歷歷如昨之感。誰知道這一套諷刺的今日又給演出了，而且劇里的主角和我的孩子真像！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weathered stone wall. A prominent vertical crack runs down the center. On the left side, there is a small, dark, triangular opening or niche. The wall shows signs of age and wear, with various textures and shadows.

止好

林飛馬
茶質優良